



徐速卷  
香港文叢

張藝謀的《金陵十三釵》隆重推出，票房不俗，但還談不上「好評如潮」，因為也有一些不同的聲音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朱大可教授的《十三釵》情色愛國主義》一文，批評張藝謀是「情色+暴力+民族苦難題材+愛國主義」。

妓女的確是個不光彩的職業，賣的是肉體，換的是金錢，歷來為人所不齒。可是在愛國大義面前，能不能表現出應有的民族氣節呢？儘管早有杜牧的名句為她們定性「商女不知亡國恨，隔江猶唱後庭花」，但事實上，至少我們都知道，僅在明末清初，就曾有那麼好幾個名妓的行動在顛覆杜牧的結論。譬如，山河破碎，烽煙搖搖時，秦淮八大名妓在氣節操守上都有不俗表現。《桃花扇》中，李香君為投奔史可法抗清的侯方域守節，不惜頭撞牆壁而死；董小宛與冒辟疆崇尚氣節，誓死不肯降清。

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柳如是。清兵入關，士林領袖錢謙益面臨三種選擇：一是抵抗而死，二是逃命而生，三是出降而榮。錢謙益出身妓女的愛妾柳如是曾勸他以身殉國。錢率家人故舊載酒常熟尚湖，摸了摸湖水，說：「水太涼了，奈何？」終究沒有投湖。反倒是柳如是奮身跳入水中，不惜一死，後被人救起。再往後，她又變賣細軟，多方資助抗清武裝。

清末名妓賽金花，曾在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後，利用自己會德語的專長，多次勸阻德軍統帥約東部隊，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侵略軍對民衆的殘害肆虐，並對議和做過一些工作，京城人對她多有感激，稱之為「議和人臣賽二爺」、「護國娘娘」。她自己也對人言「我雖然是個妓女，卻究竟是中國人，遇着可以幫助中國的地方，自然要出力相助」。一九三六年賽金花去世後，著名畫家張大千為她作肖像畫，齊白石為她題寫墓碑。她親筆題寫的「國家是人人的國家，救國是人人的本分」至今猶存博物館中。

袁世凱稱帝，開歷史倒車，楊度、嚴復等一批名流大家吹捧鼓噪，妓女小鳳仙卻與反對帝制的蔡鍔惺惺相惜，旗幟鮮明地擁護共和反對復辟。蔡鍔曾贈小鳳仙聯曰：「不幸美人終薄命；古來俠女出風塵。」後來，小鳳仙掩護蔡鍔成功出逃，組織護國軍討袁，救國於水火。蔡鍔病逝後，小鳳仙雖艷名大噪，但爲了維護蔡鍔的名聲，從此拒不接客，隱姓埋名，寧願過着清貧日子。

而在張藝謀的《金陵十三釵》中，炮火連天，血肉橫飛，本已躲進教堂的十三個青樓女子們，身穿唱詩禮服，暗揣刀剪，代替女學生奔赴日軍的魔窟，慷慨赴死。「十三釵」雖有經營肉體的歷史，卻堅定地捍衛了民族國家的精神貢獻。這也是有一定原型和事實依據的，並非信口雌黃，胡編亂造，有《拉貝日記》等信史爲據。

可見，氣節操守、道德水準與職業沒有必然關係。救國不分先後，愛國不論職業。位尊權大的政要顯貴或許是賣國求榮的漢奸，像汪精衛、陳公博，媚門客的風塵女子反倒是殉國就義的鬥士；滿腹經綸的學者裡可能有爲虎作倀的敗類，像周作人、胡蘭成，青樓賣身的妓女裡也可能有不肯出賣靈魂的勇士。妓女，雖倚門賣笑，人盡可憐，認錢不認人，被認爲是最沒有節操的人，可有些地位很高、名頭很響、學問很大的人，卻寡廉鮮恥，認賊作父，連妓女都不如。

徐速的著作甚多，最爲人所知的是凡三十萬字的長篇小說《星星月亮太陽》，此書曾改編成電影、話劇、長篇廣播劇及電視連續劇，創作。一九五五年創辦《海闊》文藝雜誌；一九六〇年出版《當代文藝》月刊，至一九七九年才停刊，影響一代人，培育不少年輕作家。徐速的小說及散文外，還附錄圖片、小傳、年表及各家的評論。編者黃南翔是徐速一九六〇年代編《當代文藝》時培養出來的得意弟子，資料翔實可靠。

如果將南京比喩成一個大村莊，用「綠樹村邊合，青山

## 醉書亭

# 小說家徐速

許定銘

郭外斜」去讚美，也不爲過，這個大村子裡，到處都是樹，到處都是綠，村外的紫金山脈，碧綠鬱鬱，葱蘚一片，盎然的綠，無處不在。但也有點遺憾，美中不足的是，南京新街口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，最高的大樓是金陵大廈，現在周圍矗立一座又一座高高的大樓，金陵大廈是小兄弟了，走在新街口，遮天蔽日的是這些大樓，如果能有一些綠樹，那就錦上添花了，這可能是建設的需要，不過，比起整個南京的綠，這也是白璧微瑕。

如果將南京比喩成一個大村莊，用「綠樹村邊合，青山

外的紫金山脈，碧綠鬱鬱，葱蘚一片，盎然的綠，無處不在。但也有點遺憾，美中不足的是，南京新街口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，最高的大樓是金陵大廈，現在周圍矗立一座又一座高高的大樓，金陵大廈是小兄弟了，走在新街口，遮天蔽日的是這些大樓，如果能有一些綠樹，那就錦上添花了，這可能是建設的需要，不過，比起整個南京的綠，這也是白璧微瑕。

如果將南京比喩成一個大村莊，用「綠樹村邊合，青山

外的紫金山脈，碧綠鬱鬱，葱蘚一片，盎然的綠，無處不在。但也有點遺憾，美中不足的是，南京新街口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，最高的大樓是金陵大廈，現在周圍矗立一座又一座高高的大樓，金陵大廈是小兄弟了，走在新街口，遮天蔽日的是這些大樓，如果能有一些綠樹，那就錦上添花了，這可能是建設的需要，不過